



挥不断的姓氏情结

文/图 本报记者 姬生辉

一位老人的孤独

“经常会做梦，梦到河南老家。”62岁的周庆林摘下老花镜，将外皮有些泛黄的家谱仔细收好，喃喃说道。

41年前，周庆林离开河南新乡的农村老家，只身到济南求学，之后在济宁曲阜工作。在山东安家后，他每年都带着妻儿回老家过年，“就是离亲人远了些，没啥别的感受。”

7年前老人退休，他有了更多的时间回忆些什么。家中的三件土屋，家门口的那座石碾子，已经去世多年的爹娘……太多家乡和亲人的影子在老人脑中浮现。“爹娘去世后，家中早没了人住。”没有兄弟姐妹的周庆林甚至不敢再回老家了，“回去干啥？心里只会更难受。”

老人每天都会坐在书房里，拿

着儿子出生那年从老家续来的家谱端详上一阵子，不知不觉半天就过去了。虽然有儿有女，还有几个要好的老伙计，但远在外乡的周庆林感觉身边的亲人太少了。

2006年，孙子出生。因给孙子取名，老人和一家人闹得不开心。“我坚持按辈分取名，儿子却认为太老土了，不中听。”但老人依旧坚持，“辈分是咱的根，怎能不按辈分取名。”看到老人生这么大的气，儿子、儿媳无奈妥协。

“爷爷，我们为什么姓周？”四岁的孙子经常会忽闪着大眼睛看着老人。“我们的祖先周公姓周啊，他可是个了不起的大人物。我们的老家在河南新乡的后河头村，那里整个村子的人都姓周……”说着，老人的眼睛湿润了。

快节奏的城市生活，让我们淡忘了太多，族谱、辈分，对年轻人来说愈来愈陌生。但是，我们年迈的父辈们，经历了从农村到城市的迁徙，那份古朴、浓重的姓氏情结越发被高楼林立的水泥森林泯灭。

姓氏学会，这一民间组织的诞生让他们感到些许温暖，但是民间姓氏组织的路有多长，谁知道呢。



祖先宗庙，承载着万千思乡人的梦想。

一个必须面对的现实

元旦过后，东野洪生和研究会的几位带头人又要筹备第二次祭祖大典了。他们已经和洛阳周公研究会、河东柳氏宗亲联谊会、京津冀姬姓文化研究会等全国各地多个周公后裔组织取得联系，“今年祭祖的规模和影响力一定要超过去年。”但是，举办祭祖活动的费用却让他们犯愁。

祭祀活动的经费主要来自会员募捐，“今年祭祖共花了5万多元，宗亲们募捐了3万多，多出的一万多元还是我出钱垫上的。”东野洪生说，明年的祭祖庆典，费用仍是最大的问题。

包括东野洪生在内的几位成员却很乐观，“没钱大家就多想想办法，这个没啥。”他们认为，曲阜周公文化研究会的发展会像滚雪球一样，“众人拾柴火焰高，我们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

一个中年人的忙碌

曲阜市鲁城街道有个周公庙社区，因村北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周公庙得名。东野家族是这个村中的稀有姓氏。自今年初，45岁的东野洪生生活变得忙碌起来。

这个身材不高，有些发胖的中年汉子有一个让他骄傲的头衔，他是周公文化研究会的首任会长。“我没啥文化，经济实力一般，唯一的优点就是喜欢掺和事。”东野洪生这样评价自己。

曲阜，这座闻名世界的文化古城从来不缺乏历史的底蕴。不大的县城因儒学先师孔子而得名，慕名而来的游人每年不下百万。“我们老祖周公提出的礼乐文明早于儒家，孔子思想一定程度上受到老祖的影响。”东野洪生习

惯性地称呼周公为老祖，在他的心目中，周公离自己并不遥远，“我是周公的第87代孙，身上流着祖先的血。”

近几年来，东野洪生在酝酿一个想法，“为什么不成立一个周公姓氏的民间团体，联络全省甚至全国各地的周公后裔，宣扬研究我们老祖的文化和精神？”

今年初，他频繁骑上自己的摩托车往村外走，他想联系更多的同宗，呼吁大家集合到一起。两个月下来，他联系到了40多位周公后裔人士，“大家干啥的都有，公务员、生意人，还有和我一样的农民。”东野洪生说，一个人不嫌少，一千个人不嫌多，大家凑到一起就是一家人。

一次热泪盈眶的祭祀

经过近半年的准备，今年5月5日，曲阜市周公文化研究会成立了。但这不是当日的重头戏，东野洪生和宗亲们参照祭孔大典，要举行一次大型的祭祀元圣周公的活动。

“那是我这辈子最高兴的一天。”东野洪生回忆起来依然有些激动，他站在村北周公庙门口指着东侧的一条乡村柏油路，“你知道吗，当时停的车把村头的路堵得严严实实。”

那天全国各地的近500名周公后裔慕名赶来，近的有菏泽成武县的，远的有沈阳的。

祭祀开始，族人们身披黄色锦带缓缓走进周公庙，到达周公神位所在的元圣殿，宣读祭文，行八拜九叩之礼，然后是宏大的祭祀表演。

按理说，凡是来参加祭祀的宗亲

都是要交一定数额祭祀费用的。汶上县的几位家境较为贫寒的宗亲不好意思地告诉东野洪生身上没有钱，“只要能来就行，咱都是一家人，有钱没钱一样来。”东野洪生说。

祭祀活动周庆林老人也应邀参加了，“从祭祀一开始，我就激动得心怦怦直跳。”老人说，当走到元圣殿前时，他热泪盈眶，“祭祀中，我看到很多宗亲都在擦眼睛。”

祭祀之后，大家坐下来吃顿饭是必须的。东野洪生特意安排了一个酒店的大厅，“40多张桌子，400多号人一起吃饭，那叫一个热闹。”那天下午，东野洪生喝下了一斤半白酒，醉得一塌糊涂。

那天很多人都喝多了，每个人除了高兴，还是高兴。